

# 霍震霆：

# 「一國兩制」勿切割 機遇當前望珍惜

霍震霆是霍英東集團主席，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長子，自己亦是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在還擔任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回歸20年，同心譜華章，共築中國夢。」霍震霆說：「國家的發展需要香港的參與，香港的發展更離不開國家支持。背靠祖國，加上制度優勢，香港與內地在各領域都走向深度融合，成為心手相牽的命運共同體。」他特別指出，香港要珍惜並利用好內地發展的大機遇，不能將「一國」和「兩制」切割開來，並用「兩制」抗拒「一國」，這是百分百的數典忘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一龍 北京報道

今年71歲的霍震霆，英氣依舊不減當年，不停奔走於世界各地。他身材壯碩，略顯花白的頭髮向後梳成一絲不苟的大背頭，舉手投足盡顯紳士風度。他談話簡潔誠懇、溫和謙恭，一派溫雅君子之風。從他的談吐間，能鮮明深刻地感受到濃烈的家國情懷和赤子之心。

## 首次率團參加全運會倍感自豪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剛30歲出頭的霍震霆就隨父親左右，進入內地投資，參與國際政商交流和體育交往，參與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憶及1997年香港回歸，令霍震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當年10月，他帶領香港代表團第一次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八屆全國運動會。「當香港代表團入場時，全場都站起來了，為我們鼓掌，為我們歡呼。你知道香港以前是殖民地，運動員拿到獎牌，奏的是英國國歌，升的是殖民地旗幟。我至今還記得自己在那個時候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歸屬感、認同感。」霍震霆說。

## 望媒體助力兩地溝通

對於當前兩地交往出現的一些問題，霍震霆說，本來都是很小的、很個別的事情，但最後鬧到很大，有其深層的原因。他分析說：「香港畢竟有着150多年的殖民地歷史。這150年裡，語言、歷史、文化統統都是學外國的，還有被灌輸的一整套的價值觀。它的整個教育等等一切都是殖民地的。以前內地和香港差距很大，甚至一百倍都不止。今天香港回歸20年了，中國快要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了。但是，眼下出現的隔閡，並不是經濟的問題。20年雖然不短，但對於香港來說，真正的回歸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 冀本港體育再創輝煌

除了商業之外，體育也是他的另一張名片。霍震霆經常身着休閒西服，帶著標誌性的中國香港奧委會的標識，就連他的車牌也是「奧林匹克」，可見他對於體育以及奧林匹克懷有的深情厚誼。

「20年來，香港與內地在很多方面展開深度交流，特別是體育，幫助香港獲得很大的提升，兩地體育交流很重要，最重要的是，體育增進了友誼，這個意義更大。」身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和香港奧委會

主席的霍震霆對兩地的體育交流看得很重。

展望未來，霍震霆說：「站在新起點，邁向新里程，香港體育事業和運動員的成績表現突飛猛進，在國際賽事上從陪跑變領跑，為香港、為祖國增光。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兩地的體育交流和運動員培訓增加，以及內地體育人才獲發寬來港，體育增進了友誼，這個意義更大。」

## 香港要珍惜並利用機會

有數據顯示，1997年回歸時，香港的GDP約佔內地的20%，今天香港的GDP只佔內地的3%左右。霍震霆說：「現在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全世界的產品都想進入。新加坡巴不得中國就在隔壁。香港背靠祖國，要好好珍惜利用好這個機會。但首先香港的觀念需要改變。香港很特殊，它曾是殖民地，中西文化交融，開放得比較早，可能一直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所以香港人的心態需要調整。」

## 讚政協專刊：舞台大、作用大

談到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霍震霆說，自己當了25年全國政協委員，每年都會提交提案，不少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讓港人了解內地的政治制度，了解政協制度，了解政協和政協委員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必要。「《人民政協》專刊舞台很大，作用亦很大。」霍震霆說。



見證香港體育輝煌20年

霍震霆

### 1997年10月12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出席中國第八屆全運會開幕式，首次參加全運會。霍震霆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團長。



### 2008年

霍震霆參加北京2008奧林匹克運動會傳遞火炬儀式。

### 2008年8月13日

霍震霆出席北京2008奧林匹克運動會——馬術項目。



### 2011年7月19日

前國際奧委會會長羅格伯爵蒞臨香港為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委會六十周年致賀並頒發體育與社會責任大獎。



### 2016年8月27日

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訪港。



本版圖片由受訪者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提供。

## 訪談

### 「拉布」致港舉步不前 機遇當前尚需把握

記者：香港回歸祖國20年，您覺得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關係有着怎樣的變化？

霍震霆：1996年本人參與臨時立法會的工作，為香港回歸和特區建設盡一點努力。這是本人首次參與香港的管治工作。在這之前，由於香港仍受港英殖民管治，作為愛國家族的成員，截然不同的政治光譜，本人從來沒有從政的意願。不過，隨着回歸祖國，「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全面落實，本人自覺有責任為特區的建設和未來做一點工作，所以，參選並當選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對於本人來說，這是一個轉折性的生涯規劃，亦有幸在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維護繁榮穩定的進程中，作出一己的貢獻。歷史回眸，心滿意足。

在97回歸當日，少數議員在立法會大樓露台上演「告別」一幕，部分海外媒體亦散播負面情緒。但社會各界則在電視機前觀看特區成立儀式，亦夾道歡迎解放軍進駐。在滂沱大雨中親身見證國恥除下，主權升起。至於臨時立法會議員，則挑燈進行午夜立法，為特區管治打好法律基礎。這是大時代給予我們的榮耀。

回歸20年，經歷臨時立法會到特區立法會，對於特區的行政立法關係感受良多，由最初共商共議，縱有分歧，但都以社會福祉為重；可惜，今天「拉布」阻撓已成新常态，惡意「攪炒」，令香港舉步不前，由昔日的區域龍頭，變成節節墮後甚至被邊緣化的「棄將」！

一直以來，國家就將香港視為「掌上明珠」，即使在艱困時期，仍全力支持香港的民生和供水等，而香港市民亦在內地有需要時全力襄助，出錢出力出心，充分展現骨肉情、兄弟愛。不過，情況近年在「本土自決」甚至「港獨」的雜聲和挑撥下開始走樣變調，特別是在入世未深的年輕一族，更出現一種自我疏離感。

市場一體化、經濟區域化，是新時代的發展趨勢，而中國則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火車頭。「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亞投行等，都已為香港預留參與發展的機遇。機遇當前須把握，共創創造共贏，耽誤只會自誤。

### 對不負責任言行 全港市民不可姑息驕縱

記者：香港回歸20年，您認為香港社會當前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該如何解決？

霍震霆：當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反對派騎劫立法會，借「拉布」、流會去阻撓政府管治，浪費了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發展機遇。今天的香港，已逐步被周邊城市追上，甚至即將趕過，最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另一個問題就是「保育大過天」，甚至要犧牲發展也不顧。本來，發展加上保育才是可持續，兩者必須平衡兼顧，若只重一項，都會令天秤失衡，可持續不再，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和延宕。

要解決這個問題，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大家都不應執着於自己的一己想法，不應以犧牲全港利益去滿足一己想法。香港是大家的，香港是要前進的，任何不顧大局的做法，都是自私自利的，這是每一個作為香港人的基本責任。至於全港市民，亦不能再對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行姑息驕縱。

### 政府既要依法施政 更要依法執法

記者：香港現在給人的印象是越來越政治化，對此您有什麼建設性的意見？

霍震霆：近年來，反對派採取對抗心態，無論是在立法會、網絡和街頭，都充斥着泛政治化的敵我二元撕拼，甚至不惜佔領街頭、「違法達義」，更不惜以保護小販為借口，發動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亦最惡質的街頭騷亂。風波雖已平息，反對派的氣焰亦被遏止，但這只是反對派的喘息調整，餘毒尚待根除。

要解決泛政治化的問題，政府需要把好三個關，第一是把好司法關，對於一切違法言行，不能再以其「惡小而任之」，總之政府既要依法施政，更要依法執法，無論性質大小，只要違法就要嚴格執法。第二是把好輿論關，對於不實誑言，必須善盡澄清本分。第三是把好管治關，即無論遭遇什麼阻撓，都要做好管治的工作。

其實，目前的所謂泛政治化，都是源自一些天真虛妄的所謂政治理念，以及受到「公義大過法律」的煽惑。要解決這問題，就要從教育入手，從學生入手，向他們傳授正確的觀念和價值觀。

### 國民教育責任重

記者：您覺得如何做好青年的工作，增強他們對祖國的認同？

霍震霆：新一代的國家認同較差，原因有二，第一是國民教育未能落實推行，令新一代未能正確認識國家，認識自己在國家和中華民族中的身份、角色、責任和使命，無知無覺，完全自我迷失。第二是受到不正確觀念的迷惑誤導，誤將「一國」與「兩制」切割，並用「兩制」抗拒「一國」，百分百的數典忘祖。解決方法亦只有一個，就是做好國民教育和國家身份認同的教育宣傳工作。

## 談父親霍英東：時刻不忘為國家作貢獻



1984年，鄧小平在中山溫泉賓館和霍英東交談。



1980年，霍英東陪同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視察改革開放後中國首家中外合作企業中山溫泉賓館建築工地。

談及父親霍英東時，霍震霆說：「他的理念一直是，光說沒有用，要具體來做，很多事情要靠帶頭作用。他那個時候很不容易，他的觀念就是我要帶頭改變。如果做得好，可以起推動和示範作用。如果出問題，那是我的錯。」

「但他也會考慮很多因素，比如修建貴賓樓飯店的時候，很多人建議我們建高樓大廈、玻璃幕牆和旋轉餐廳，但他不同意，他覺得這是國家給我們的一個優待，不能只考慮經濟，要考慮整體的協調。」霍震霆表示，很多東西要改革，但也要照顧大家的感情，父親明白內地的舊城改造很不容易，所以要在保持傳統和發展上盡量平衡。

霍震霆說，自己和父親雖然是在殖民地長大，但都有很強的國家觀念，時刻不忘為國家作貢獻。這是父親那代人的特點，自己受此的影響很大。「我能有機會陪父親一起經歷這個過程，非常幸運，是國家給了我們機會。」他謙遜地說。